

能不爱江南

起 | 家国·水龙吟

人人尽说江南好，究竟何处是“江南”？

梅子黄熟季节，降雨带维持在江淮及汉水流域，这片地区便出现了连绵的阴雨天气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“梅雨”。气象学者认为，夏初时节，凡是绵绵梅雨所覆盖的地区，俱可算作江南地区。

而在中国地理的自然区划中，长江三角洲、两湖平原、江汉平原及太湖、洞庭湖、鄱阳湖等区域通称为长江中下游平原。地理学者认为，长江以南的地区，不能被笼统地视为江南；所谓江南，仅仅指江南丘陵区，也就是湘江、赣江中上游的这片。

如果按照方言的习俗进行归类，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可分为六大方言区。相关的语言学者认为，这些区域都可以看作是江南。其中，以江浙一带吴语区最具代表性。

历史学者告诉我们，汉代的江南，主要指长江中游与南岭之间的地区，即今之湖北、湖南。初唐时期，江南的概念第一次以行政区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的地图上——“江南道”。其辖区极大，从今之贵州、湘西，蔓延到东部沿海。玄宗朝，江南道被拆分，江南的概念，逐渐向东浓缩。明代，江南的概念由行政区划中的江南五府，即今太湖流域的苏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等地承载。

不同的角度，诠释着不同的江南。但是，将上述角度依次叠加，交集之处，应该是世所公认、没有争议的“最江南”了：太湖和西湖流域，苏州、杭州和它们的近邻们。

自秦伯奔吴，黄河流域的先民一路往南，在中国南方的河滨湖畔繁衍生息，与吴越文明交相融合；尔后，永嘉、安史、靖康年间的衣冠南渡，加快了江南兼收并蓄并不断向周边开拓

的锻造过程。于农耕和游牧的拉锯战中成长，江南终于“不朽”——当谢朓、庾信、韦庄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苏东坡、柳永、张岱们纷纷拈毫、赋诗属文时，正是江南被再次提炼、萃取，永远活在文学作品里、永远流淌在国人心头的高光时刻。

江南如画，画中人如此多娇。在历史的舞台上，江南人是不甘落后的。筚路蓝缕，屡经波折，步步为营，他们欲以凌云壮志、雄才伟略，顾江山社稷、天下苍生。

中国的南方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—军事障碍；其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：温热的气候，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，丰沛的降水，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。而且，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。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，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。但是，早期拓荒的中国人，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，实际享受不到一帆风顺的坦途，尚须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——南方湿热的环境，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。司马迁就曾写道：“江南地卑湿，人早夭。”他还提及，这一地区“地广人稀”。不少史料也记载着，从前，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，任期即使短，死亡率却也高。

一直到西晋的时候，北方人刘道真还在傲娇地嘲笑江东双秀陆机、陆云：“初无他言，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，卿得种来不？”（喝高了的道真，是把访客当村夫处理了；也就是说，还是把江南当“荒野”处理了）建立东晋政权的司马睿抵达江南后，跟随他的江北侨族没低调多久，就开始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江南“土著”的代表，以至于周玘临死之前，嘱咐儿子周勰“杀我者诸伧子，能复之，乃吾子也”（吴人谓中州人曰“伧”，意思是粗鄙之徒）；陶侃则是被王敦整得差点魂飞魄散，不得

浙江嘉兴市民在参加裹粽子大赛。



扬州狮子头。

